

记忆中冬天很冷

文/苏童

厄尔尼诺现象确实存在，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现在的冬天不如从前的冷了，前几年的冬天那么马虎地蜻蜓点水似的就过去了，让人不知是喜是忧。冬季里我仍然负责在中午时分送女儿去学校，偶尔会看见地上水洼里的冰将融未融，薄薄的一层，看上去很脆弱，不像冰，倒像是一张塑料纸。我问我女儿早晨妈妈送她的时候冰是否厚一些，我女儿却没什么印象，事实上她长这么大，从来没见过地上长出来的冰，那种厚厚的结结实实的冰。

北方人在冬天初次来到江南，几乎每个人都用上当受骗的眼神瞪着你，说，怎么这么冷？你们这儿，怎么会这么冷？人们对江南冬季的错觉不知从何而来，正如我当年北上求学时家里人都担心我能否经受北方的严寒，结果我

在十一月的一天，发现北师大校园内连宿舍厕所的暖气片也在滋滋作响，这使我对严寒的恐惧烟消云散。

记忆中冬天总是很冷。西北风接连三天在窗外呼啸不止，冬天中最寒冷的部分就来临了。母亲把一家六口人的棉衣从樟木箱里取出来，六个人的棉衣、棉鞋、帽子、围巾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我们必须穿上散发着樟木味道的冬衣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必须走到大街上去迎接冬天的到来。

冬天来了，街道两边的人家关上了在另外三个季节敞开的木门，一条本来没有秘密的街道不得已中露出了神秘的面目。室内和室外其实是一样冷的，闲来无事的人都在空地上晒太阳。这说的是出太阳的天气，但冬天的许多日子其实是阴天，空气潮湿，天

空是铅灰色的，一切似乎都在酝酿着关于寒冷的更大的阴谋，而有线广播的天气预报一次次印证这种阴谋，广播员不知躲在什么地方用一种心安理得的语气告诉大家，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正在南下，明天到达江南地区。

冬天的街道很干净，地上几乎不见瓜果皮壳之类的垃圾，而且空气中工业废气的气味也被大风刮到了很远的地方，因此我觉得张开鼻孔能闻见冬天自己的气味。冬天的气味或许算不上一种气味，它清冽纯净，有时给鼻腔带来酸涩的刺激。街上麻石路面的坑坑洼洼处结了厚厚的冰，尤其是在雪后的日子，路人们为了对付路上的冰雪花样百出，有人喜欢在胶鞋的鞋底上绑一道草绳来防滑，而孩子们利用路上的冰雪为自己寻找着乐子。（节选）

寻石记

文/迟子建

我们童年所做的游戏，稍微有点新意的，也不外乎让一个小伙伴扮成白军，我们一伙红军四处去抓他。一抓总能抓得到，他不是藏在柴垛后面，就是躲在狗窝里。每次白军垂头丧气地被捉住的时候，我都要想：白军真蠢啊，怪不得胜利的是红军呢！

这些游戏玩得腻了，有一天我们突发奇想，想砸家里的石头玩。听说石头能砸出火花，火花在白天看时不明显，须等到夜里来砸，才能把那火花看得真切和灿烂。

一般的人家都有一块大石头，是冬季用来腌酸菜的。夏季时，这石头闲在院子里，人们就把它当成板凳来使了。老人们坐在上面吸烟锅，女人坐在那里补衣裳。有的时候鸡也会跳上去，在上面叽叽咯咯地叫着，好像那石头是它下的蛋似的。

终于有一个傍晚父母去邻居家串门了。我便与几个小伙伴砸家中的那块青石。它方头方脑的，大约有二十斤重吧，我们每砸一下，都要跳起来为迸射出来的银白色火花欢呼一番，直到它被砸碎为止。

次日清晨，我给母亲从被窝中揪出来。她呵斥我：“你给我去找个一模一样的石头回来，要不我就剁掉你的贼手！”那石头我们家年复一年地用着，成了我们的老熟人了，它的破碎自然要让母亲大发雷霆的。

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块石头，那样我不就跟白军一样愚蠢了么！我穿上衣服冲出家门，朝河岸走去，我印象中水里有大石头。刚到河畔，就见邻村的打鱼人在收网，他问我一个小孩子这么早出来干什么，我如实说了。他就告诉我说，河里的石头动不得，石头底下藏着龙，我要是搬了石头，龙就会伸出尖爪子把我钩住。

我想河里的石头动不得，山上峭壁旁的石头应该能让人动的。

我朝山上走去。到了那里时，正碰上同村的赤脚医生在采药材。他问我一个小女孩走这么远的路来这里干什么，我说要搬一块石头回家。他就笑着对我说，峭壁旁的石头动不得，它们是山神胸脯上的一块块肌肉，你动一块，等于在山神身上割了一块肉。

既然石头都有它们自己的来历和用场，我就空着手理直气壮地回家了。（节选）



摄影 林萍

捡石子

文/孙犁

在青岛住了一年有余，因为不喜欢下棋打扑克，不会弹琴跳舞，不能读书作文，唯一的消遣和爱好就是捡石子。时间长了，收藏丰富。有一段时间，居然被病友们目为专家。就连我低头走路，竟也被认为是长期从事搜罗工作养成的习惯，这简直是近于开玩笑。

然而，人在寂寞无聊之时，爱上或是迷上了什么，那种劲头，也是难以常情理喻的。不但天气晴朗的时候，好在海边溅泥踏水地徘徊寻找，有时刮风下雨，不到海边转转，也好像会有什么损失。就像逛惯了古书店古董铺的人，一天不去，总觉得会交臂失掉了什么宝物一样。钓鱼者的心情，也是如此的。

初到青岛，也只是捡些小巧圆滑杂色的小石子。这些小石子养在水里，五颜六色还有些看头，如果一干，则质地粗糙，颜色也消失，算不得什么稀罕之物了。

后来在第二浴场发现一种质地细腻，色泽如同美玉的小石子，就加意寻找。这种石子，好像有一定的矿层。在春夏季，海滩积沙厚，没有这种石子。只有在秋冬之季，海水下落，沙积减少，轻涛击岸，才会露出这种蕴藏来。但也很少遇到。当潮水落到一定的地方，沿着水边来回走，看到一点点亮晶晶的苗头，跑过去捡起来，大小不等，有时还残留着一些杂质，像玉之有瑕一样。这种石子一定是包藏在一种岩石之中，经过多年的潮激沙荡，乱石撞击，细沙研磨，才形成现在这种可爱的样式。（节选）

飞舞的雪花

文/余秋雨

美丽的雪花飞舞起来了。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。去年在福建，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，也曾见过雪。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，可不是飞舞的雪花。

在平原上，它只是偶然地随着雨点洒下来几颗。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，它的颜色是灰的，不是白色。它的重量像是雨点，并不会飞舞。一到地面，它立刻融成了水，没有痕迹，也未尝跳跃，也未发出唏嘘的声音，像江浙一带下雪时的模样。

这样的雪，在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，诚然能感到特别的意味。谈得津津有味，但在我，却

总觉得索然。福建下过雪，我可没有这样想过。

我喜欢眼前飞舞着的上海的雪花。它才是“雪白”的白色，也才是花一样的美丽。它好像比空气还轻，并不从半空里落下来，而是被空气从地面卷起来的。然而它又像是活的生物，像夏天黄昏时候的成群的蚊蚋，像春天酿蜜时期的蜜蜂。它的忙碌的飞翔，或上或下，或快或慢，或粘着人身，或拥入窗隙，仿佛自有它自己的意志和目的。

它静默无声。但在它飞舞的时候，我们似乎听见了千百万人马的呼号和脚步声。（节选）

赏析

APPRECIATION OF WORKS

对联咏梅

刘春发词

月下寒光艳，庭前雪色皑。

雪后清香吐，风前冷韵娇。

万树寒无色，孤山古有情。

秀萼凌风蕴胜，琼枝带雪凝芳。

玉蕊频传春信，虬枝划破冷清。

雪印冰心轻吐艳，风撩玉颊暗留香。

玉颊含着春意蕴，冰芯带笑冷香飘。

细朵围银镶雪瓣，胭脂映月缀枝槎。

百卉蒙娇难御冷，一枝带笑自迎春。

古调幽歌传腊信，香魂疏影落闲庭。

断章

人之所以悲哀，是因为我们留不住岁月，更无法不承认，青春，有一日是要这样自然地消失过去。而人之可贵，也在于我们因着时光环境的改变，在生活上得到长进。岁月的流逝固然是无可奈何，而人的渐渐蜕变，却又又脱不出时光的力量。——三毛

我的名字对你有什么意义？它会死去，像大海拍击海堤，发出的忧郁的汨汨涛声，像密林中幽幽的夜声。它会在纪念册的黄页上留下暗淡的印痕，就像用无人能懂的语言在墓碑上刻下的花纹。它有什么意义？它早已被忘记在新的激烈的

风浪里，它不会给你的心灵带来纯洁、温柔的回忆。

但是在你孤独、悲伤的日子，请你悄悄地念一念我的名字，并且说：有人在思念我，在世間我活在一个人的心里。

——【俄】普希金

有些人平庸，有些人绚烂；有些人朴实无华，有些人光芒万丈；有些人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。

但是，你总会遇到一些人，由内而外地散发着彩虹般的光芒，一旦遇见过，别人对你来说都不过是浮云。

——【美】文德琳·范·德拉安南